

王熙远 著

神巫毛拜陀

王熙远 著

神巫毛拜陀

SHEN WU MAO BAI TU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巫毛拜陀 / 王熙远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633-8994-0

I. 神… II. 王… III. 乡村—社会生活—田林县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0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9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开 篇/1

第一部分 毛拜陀的人/15

- 第一章 谭家 /16
- 第二章 再旺大舅家 /29
- 第三章 再维满舅家 /52
- 第四章 再江大舅家 /73
- 第五章 王家 /109

第二部分 毛拜陀的村俗与日常生活 /146

- 第一章 毛拜陀的村俗 /147
- 第二章 毛拜陀的衣食住行 /162
- 第三章 毛拜陀的赶马佬和马帮 /170
- 第四章 毛拜陀的农事 /176
- 第五章 毛拜陀的物事 /186

第三部分 毛拜陀史事 /196

- 第一章 杨家来源与杨再江所藏天地会会簿 /197
- 第二章 当过团练头目的杨光福与杨再江家所藏《立禁约条》/204
- 第三章 毛拜陀神巫文化历史背景 /209
- 第四章 杨再江家所藏近现代土地买卖契据 /215
- 第五章 杨再江家所藏天地会文书抄本 /229

第四部分 今日毛拜陀 /292

开 篇

当我的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写桂西文化圈、田林文化圈、浪平文化圈的时候,我选择写一个我认为应该写的文化点,那就是我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毛拜陀。

因为这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己丑年春,我在两家报刊发表同一首诗《毛拜陀——教会我坚强的地方》:

2062,是岑王山的海拔高度
毛拜陀,是岑王山边缘的一个小村
我在那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寨子
生活了整整二十年

这是一个喀斯特地形区
石山峒子缺水干冷雾罩
构成它的穷山恶水贫穷落后
不通公路没有电视运输靠马

今天仍与现代化社会隔绝

十三岁那年

我从浪平公社供销社
背着五十公斤的一袋水泥
走了几十里山路回到村里
从此我不知道苦还有什么

那年冬天冒着细雨与阴冷
我从黄岩坎把几千斤柴火
一捆一捆一棒一棒
翻过小弯坳的石山
运回家中的柴垛中
从此我不知道什么叫累

童年的一个干旱之夜
我与爸爸妈妈大舅二舅
在上峒子的山塘边
逮住了邻村来偷水的汉子
从此我知道什么叫滴水贵如油

当我从里弄把一百多斤的酸芥菜
歇了几十回气背回家喂猪时
当我从杀牛坪把山一样的蕨草
背回家给牛马垫圈时
我的力气练就了可举百斤的马驮

当我把邻居的房扇竖起

当我把故去的乡人的灵柩埋葬
我的劳力换来别人的支持
我家的木房立起来了
我还学会了红白喜事的八仙调

芭谷米面面饭窝窝头
锻炼了我所向无敌的胃口
发绿的山塘水干裂的粗皮肤
教会我生活可以不用太讲究
房檐的凌扣子竹叶上的冰叶子
开发了我不怕冷的童年味蕾
从此我吃嘛嘛香喝啥啥甜

那刻骨铭心的青少年时代
有一个磨炼意志的生活环境
我得感谢上苍
原来苦难是福

当我通宵达旦写学术论文的时候
当我五天半写一本散文的时候
当我吹笛子拉二胡玩葫芦丝时
当我中午趁别人休息练草书时
别人说你真勤真苦得
其实在我看来一切都是享受
在毛拜陀人的生活面前
艰难困苦算什么

这首诗发表后，有朋友在诗评里说毛拜陀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

园,我心想你说对了,尽管这个地方现在仍然很穷,但它在精神上给我的东西很多,比如为人处世的原则,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斗志,与人为善的宽容,自强不息的韧劲,等等。尤其是我的学术研究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大舅杨再江就是毛拜陀人。大舅的爷爷是清朝的乡村秀才,家藏很多古书,有《康熙字典》、文学唱本、佛道经卷,还有天地会海底(天地会会员秘密联络用的文书,内容是写天地会的起源,会员互不认识,但通过这本文书中的诗词暗语和饭碗与酒杯的摆放知道是自己人)。我父亲是上门女婿,小时候外婆就叫我花名说老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从小莫要怕累。当我大一点到浪平公社去上中学时,妈妈对我说,老毛,在外多栽花少栽刺。大舅说,嫩笋出来比母高,箍桶还得老篾条,你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妈的祖父我叫他太嘎,他指着他所有的藏书对我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哪年你全部认得这些书上的字了,你就可以天天吃大米饭,天天吃猪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从此我有机会看到这些书。1988年10月,我携带根据调查材料写成的论文《会党研究史料的新发现——谈广西田林县杨再江所藏天地会会簿》(载《学术论坛》1989年第3期)赴上海参加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论文得到美国圣母大学穆黛安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的好评。在此次会议过程中,我有幸与天津社科院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李世瑜教授及其得意门生濮文起同志同住一室,谈起民间宗教,大家话很投机,李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1948年写成的《现在华北秘密宗教》,饮誉国内外学术界。当时我在广西高校工作,回校后我把学术的目光盯在了毛拜陀。

毛拜陀地处云贵高原边的凌云、乐业、田林三县交界的大石山区,这一带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外来移民聚居地,居民被叫做高山汉,来自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他们保存了驳杂的原始古朴的民间宗教文化。这里遍地峒子垭场,地少石多,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着贫穷的山民。历代官军会党游勇乃至土匪强盗都把高山汉族聚居区视为不毛之地,无油水可捞,故而战乱匪患很少波及这些石山峒子。这样,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保存了移民时代先辈们从各地携来的民间宗教经卷,一代又一代地添加了一些宗教实践中总结的

口诀秘旨，终于形成自己的体系。

1989年，受李世瑜教授之邀，我携《田林普度道》论文参加天津社科院主办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学术研讨会，承蒙李先生的厚爱，在会上他对拙稿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增强了我继续钻研民间宗教的信心。会后我以毛拜陀为中心，数次深入民间，继续进行民间宗教的探索与研究，在《田林普度道》的基础上又写出了《麽公教》，并整理了《麽公教经卷》，将三份东西合为一体，形成《桂西民间秘密宗教》一书，1994年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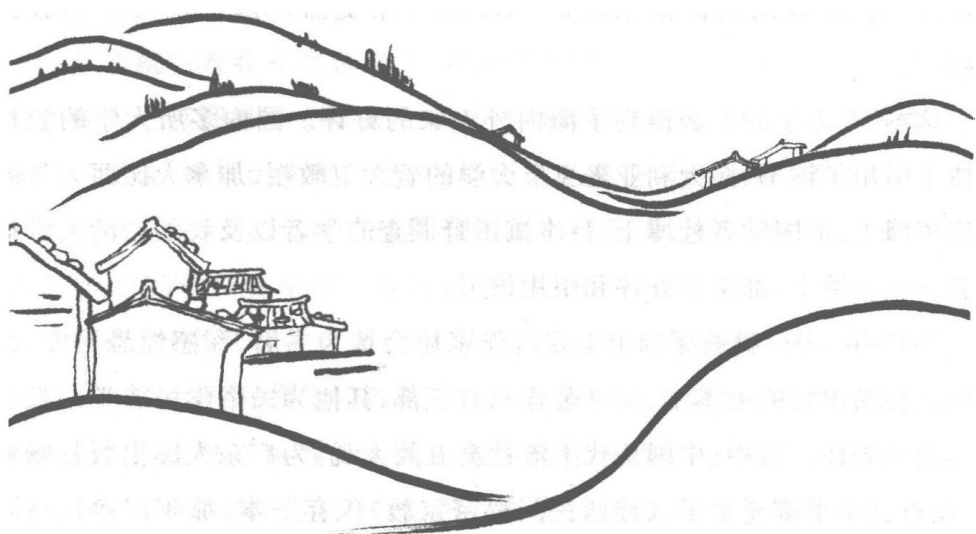
这本53万字的专著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好评。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与博士引用了该书，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的贺大卫教授，加拿大比西大学的苏庆华博士，美国学者杜博士，日本搞田野调查的学者以及我国台湾大学搞宗教研究的博士，都给予好评和引用该书。

2009年2月，我被深圳市宝安区作家协会选为主席，深感惶恐不安，盘点自己独撰出版的七本书，文学著作只有三部，其他为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历史学著作。其中《中国历代上流社会丑闻大观》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畅销书，我自己手里都无书了，《桂西民间秘密宗教》仅存一本，那年广西社科院一行来访，广西通志馆一位学者到家中指要该书，我以只有孤本相拒，他只好以相机拍了封面和目录，说以后有书了再给他一本。

于是我决定在网上购书，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家书店花108元买到一本《桂西民间秘密宗教》。

重睹自己的著作，无限往事涌上心头，以毛拜陀为中心的画面，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海里展开，于是打算写一本关于毛拜陀的散文。一来对这个魂牵梦绕的乡土作一个理性的梳理，以报答它的养育之恩；二来加重自身文学的分量，别让人说自己这个作协主席是吃素的。

我不知道军事地图上有没有毛拜陀这个地方，但可以肯定地说，一般地图绝对找不到毛拜陀，那年宝安区梁仁春副区长看了我的散文《真水无香》后在地图上查找毛拜陀，说我不信就找不到这个地方，结果他还是摇头了，这鬼地方，真够偏！



大坪头像一只巨大的簸箕摊开在村里最低处,把村子一分为二。

“毛拜陀”这三个字严格来说错了三个，应该是“茅稗坨”，老辈人说当门坪有一年被大水泡了，水消后长满了野茅稗，后来村里又发生了一场大火，使原来叫兴隆坪的村子萧条了，人们看到山窝里的野茅稗，就把这个村取名“茅稗坨”。

查遍村里口头村史，我是第一个大学本科生，三舅杨再见是第一个中专生，由于村里读书人不多，久而久之，“茅稗坨”就简化成了“毛拜陀”。

我在毛拜陀生活的岁月里，毛拜陀生产队只有六户人家，一户姓谭，四户姓杨，一户姓王，如果以户主来记，就是谭春生表叔家、杨再旺大舅家、杨再江大舅家、杨再维满舅家、杨再亮满舅家、王化秋（我父亲）家。我们王家是从杨再江大舅家分出来的，满舅杨再亮家是从杨再旺大舅家分出来的。人口加在一起三十多一点。

大坪头像一只巨大的簸箕摊开在村里最低处，把村子一分为二，对门独一家，就是谭家，谭家坐南朝北。其余五家坐北朝南。据说谭家最先来毛拜陀，但开枝散叶不如杨家快，风水先生说杨家风水好些，老辈人说杨家鼎盛时期建了槽门，有高高的护村墙，官员来了还得在槽门口下马，杨家人官最大的当到片区团练头目，这有我整理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杂志上的一张团练告示为证。

有一年躲游勇，全村人上了后山的大洞里藏起来，谭家一个好吃懒做的后生夜里溜回村里偷杨家的腊肉，不料火把举得太高，点燃了木房子，杨家顷刻化为灰烬。从此槽门和高墙成为杨家菜园边低矮故墙的记忆。

谭家的靠山叫关陇坡，是全村最高的山，此山有两个山口，最高的山口翻过去叫杀牛坪，是强盗偷牛盗马后杀牲的地方。稍低的山口翻过去是一个空峒子，叫上关陇，从此峒子往左是唐姓的关陇村，我外婆就是关陇村人，叫唐钊。往右是陇旺村，也是唐姓。我表妹金花就是嫁到陇旺村。

杨家的后龙山叫矮山角和小弯坳，矮山角有一个大山洞，躲兵匪用的，翻过山去是哪盘村，这个村也只有唐杨两姓。这个村出过一个公社税务干部，几个公办教师。

小弯坳翻过去是空峒子，叫里弄，里弄有一处叫坟山，以前在此挖窑烧

瓦,挖出很多人骨头,乡人路过都很害怕。坟山再往下是过棍村,有李姚两姓人家。李家以出过甲状腺肿大的老汉和私生子出名,姚家以出过草医和磨公出名。

过棍村再往下,就是陇西村,这里在我印象中属于当地最低洼的地方,气候最暖和,每年这里的苞谷最先成熟,我满姨杨林英就嫁到陇西村,当时村里只有两户姓谭的人家。我满姨叔会吹唢呐,我们管唢呐叫八仙,小时候跟外婆去满姨家吃早熟的烧苞谷、听满姨叔的八仙调,是我最快乐的享受。

毛拜陀最矮的村口叫陇阳坳,在村东边,坳口有当年满舅杨再清和满舅杨再见种的马尾树,如今已成风景林。翻过陇阳坳就是空峒子下陇阳,下陇阳往左去是杨姓的小陇阳村,往右去是杨唐二姓的哪盘村。

毛拜陀村西还有一个山口叫上峒子,在谭家屋子的左边,翻过去又是一个空峒子,叫岩码颈,大概是用石头在两山的夹口码起来拦牛马的关卡,故以此为名。岩码颈过去就是里弄空峒子。

毛拜陀就是这样四面环山的喀斯特地貌的岩峒子,四处怪石林立,山顶大多是掩盖不住石头的灌木和蕨草。大一点的山林,长在村西山上的白岩脚、小弯坳与矮山角之间,都属于谭家的老祖业。杨家大块的山林在里弄的黄岩坎上方,每家有一片。

当门坪是毛拜陀耕作区中最大的一块平地,除此之外,可用牛耕的台地不多,用“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来描述毛拜陀一点也不过分。

毛拜陀的农作物主要有苞谷、红米、火麻、四季豆、饭豆、蚕豆、豌豆、黄豆、红薯、南瓜、向日葵,房前屋后还种点佛手瓜和泥巴豆,由于地贫土瘦,靠天吃饭,产量很低。

大概是我母亲的太公当团练头目时有点钱,在八十里路外的秧村买了几十亩水田,所以毛拜陀人每年也可以吃上几顿大米饭。每当来客主人用碓舂大米时,家里的老小就高兴得不得了,难得吃一餐大米饭呀!

在我的记忆里,村人吃不饱是司空见惯的事,三年困难时期,曾有一位老太婆口含马葱饿死在路坎下。



每当来客主人用碓舂大米时,家里的老小就高兴得不得了,难得吃一餐大米饭呀!

毛拜陀的耕作区主要在哪盘坳、下陇阳、毛拜陀、上垌子、里弄，改革开放以前几乎家家缺粮，改革开放后才解决吃饭问题。

也许天下的石头都跑到毛拜陀来了，垌子头的苞谷地大多一个石窝只能种一株秧苗，满山遍野的苞谷成熟时，剥半天跑一大片才能收获一背篓。

生于斯长于斯，我几乎熟悉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知道下陇阳的台土种黄豆好，小弯坳的山地种糯苞谷好，黄岩坎的苞谷秆甜，但苞谷棒子长得只有小麻雀大。

毛拜陀的村民或许是天底下最苦的农民，春天他们要把自家猪圈牛圈马圈里的农家肥一背篓一背篓翻山爬岭送到石窝地里，然后一锄一锄地挖开硬土，当然还不能太用力，否则锄头会碰到石头上崩缺一块。在挖开的石窝地里丢下三五颗苞谷种子，再用少得可怜的泥土盖住，等待它发芽生长。

苞谷苗长出后，至少要薅三次草才能完成护理任务，特别是夏天薅二道草的时候，锐利如刀的苞谷叶会把你割得脸脖子血痕累累。夏天还有一项重要的农活就是把山上的蕨草割回家储备起来以便给牛马垫圈。假如下大雨不能出工，你还不能歇息，圈里的牛马猪在造反，它们的叫唤声在抗议，饿了！你还得披上蓑衣，背上背篓，拿上镰刀，去为这些牲畜打猪菜割马草，这时的牲畜你得叫它们爷爷，谁叫毛拜陀没有牧场和养猪场呢！要知道出外运输靠马全年吃油靠猪台土耕种靠牛，得罪这些爷们你不想过日子啦！

秋天打完苞谷后，把老苞谷叶砍回家中做牛马过冬的饲料。冬天把地里的苞谷桩和杂草拔割干净背回家中，当作来年的生活燃料。同时犁地挖土把来年的耕地沤起来。

如果说把七八十斤一背篓的圈肥一趟趟背上山坡是累活的话，冬天的砍柴挑水则是苦活。杨家的山场多在里弄的黄岩坎，七八里远，砍柴时累，背柴扛柴回家更累。上坡下坎，山路七拐八弯，你得歇好几回气才能把一捆柴火弄回家。

毛拜陀是典型的喀斯特石山区，无江河溪流，靠天下雨吃饭。每家每户都有几座自挖的山塘。我在毛拜陀生活的时候水泥还没普及，山塘多漏水，所以村民要到哪盘、小陇阳等村去挑水。一担水少说也有七八十斤，如果路上摔跤，桶破水洒，你得从头再来。天寒地冻你在背柴挑水的路上，那滋味

无异于鞭抽针刺。

毛拜陀由于偏僻和贫穷，至今不通公路。农副产品自己吃都不够，更无资源特产，村民们没有什么收入，经济来源主要靠卖鸡蛋、赶马帮、去茅山种苞谷卖，最可怜的是漫山遍野采点金银花、茶辣，捡点桐果，割点棕片，由于这些东西少得可怜，卖得三五块钱已是谢天谢地。在毛拜陀找一分钱比登天还难。有一年我独自一人去杀牛坪找金银花，布鞋太滑，从一个陡坡上滚下，好在被一根山藤绊住，否则就滑进一口冒着雾气的天坑里。我用石头试探天坑的深浅，敲坛子似的声音响了几分钟，吓得我毛骨悚然。有一年冬雾弥漫，五尺外不辨马牛人，我便与再明满舅去过棍村山地里偷割棕片，不想山角落里传来扯马葱老人的咳嗽声，吓得我们从高高的棕树上逃命似的滑下来，卵泡刮得刀割似的疼，但谁也不敢叫，万一被逮住就无脸见人了。

毛拜陀不但山穷水少，而且气候恶劣，春天干旱少雨，夏天暴雨滚石，冬天天寒地冻。讨水偷水之事时有发生，冻得手脚生冻疮之人，比比皆是。人们常见春天的牛马因少水缺草，瘦得皮包骨头。穷苦人家的老人小孩，冻得身如筛糠般发抖。

因交通不便，马成了每家每户的重要交通工具。往来运送东西，赶场以马代步，成了石山路上的一道风景。

无钱买马的人家，只有硬着头皮当“牲口”，用背篓背东西，用肩膀扛物件。背篓底因无数次的歇气而磨穿，肉肩膀因重压而起茧，腰因长年负重而佝偻。

毛拜陀人吃的东西很简单。主食是苞谷米、苞谷面，菜的花样也不够，春天有红米菜、牛皮菜，夏天有四季豆、南瓜、佛手瓜，秋天有饭豆、老南瓜、迟四季豆，冬天有青菜、豌豆苗、大蒜叶等。记得有一年冰天雪地，青菜被冻死，母亲就把老四季豆荚从牛马草堆里翻出来，把老豆荚皮剪去头尾，用鼎罐煮烂当菜吃。

毛拜陀人穿的更是简单，老人小孩冬天穿单衣单裤的大有人在，春夏秋打赤脚的也常见不鲜。由于冷，小孩子两道鼻涕虫像岩上冰凌下垂，老人的双腿像上了发条似的抖动不已。不管男女老少，冬天手脸开裂像磨刀石，脚后跟长冻疮红得像红萝卜皮。

我 20 岁以前，大部分时间是打赤脚。我曾经学别人在球鞋底钉上几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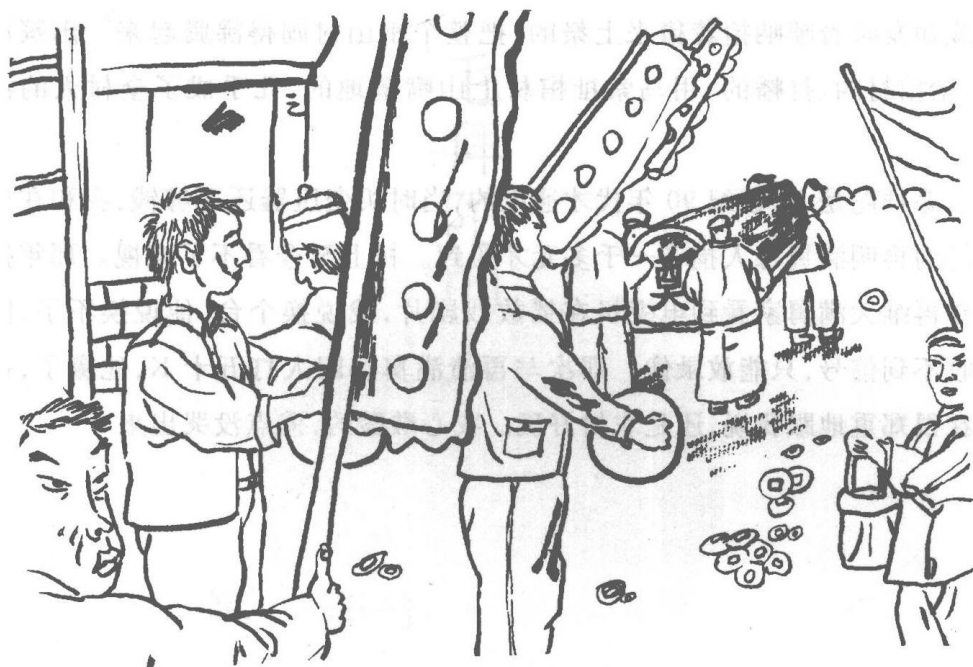
扣子,然后用棉纱带穿拢起来做成凉鞋,穿上它人前人后地显摆。我当民办教师那几年,几乎都是打赤脚,学生问老师你为什么和我们一样打赤脚,我说赤脚医生是打赤脚,民办老师也应该打赤脚呀。

毛拜陀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也很贫乏,打陀螺、躲猫猫、下军棋、打花猫、下母猪棋、打扑克等等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活动。我们从山上砍来马栗光木头做成陀螺,用棕丝搓成绳,然后与伙伴对打,可把对方的陀螺打出青烟,自己的陀螺还在呜呜地骄傲地鸣叫着示威。军棋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娱乐。我们自己用苦竹子做,大小尺寸一样,棋盘上分不出司令工兵。春节打花猫,用锅底的黑灰抹向对方的脸,来客也不拘束,反戈一击,结果大家在哈哈的笑声中品味一年中难得的快乐。

毛拜陀的婚丧嫁娶也体现了穷山区的特点。最丰盛的宴席,也不外乎是猪肉片、油炸豆腐果、豆芽菜、豆豆米、豆豆荚、豆腐花(我们叫河渣)、豆腐渣、老佛手瓜皮、青菜、饭豆子煮梅干菜、干笋子、油炸糯苞谷面粑粑。富裕一点的就把猪肉切成坨坨肉,像东坡肉,再加点炖豌豆子。如果赶上季节,还可添个南瓜炖四季豆荚,或者佛手瓜丝炒番茄。鸡鸭肉是难得的,一般人家上不起。吃完饭还可以打包,妇女舍不得吃肉,往往用芭蕉叶芋头叶或南瓜叶包回去给孩子吃。

送礼也简单,生日送一斤红糖即可,结婚送一条毛巾即可,丧事送几斤苞谷米即可。至亲有红白喜事也有送大礼的,比如岳父去世送中猪上祭,舅家孩子结婚送肥猪贺喜,等等。送钱的块把不嫌少,五块十块不嫌多。

遇到建房子这样的大事,互相帮助的现象就相当普遍。头一天人们就来了,把柱头顺排成列,灯笼火把备好,木槌斧铧铧子找齐,孩子们被委以重任,到邻村去借被子毯子席子,从秧村驮回的稻草,从山窝地里砍回的苞谷叶起作用了,它们被用以垫床。几十上百人在毛拜陀住下来,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在灯笼火把的照耀下,人们用龙篙拉,用楼梯顶,用肩膀扛,硬是把几千斤重的房扇立起来架好,响槌声呐喊声斧铧声响起成一片。你会体会到人心齐泰山移的气势。



出殡那天，抬棺材的、打幡的、用马索扯棺材上山嘴墓地的，几乎成了全村人的活动。